

我的外國朋友

潘 弢 著

潘 弢 著

七 十 年 代 月 刊 社

· 版 權 所 有 ·

我的外國朋友們

作者：潘 弢

出版：七 十 年 代 月 刊 社

香港文咸東街八十三號三樓

電 話：5-458564

承印：大 千 印 刷 公 司

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

1973年七月初版·定價港幣二元

出版說明

本書是一本回憶文集。作者潘弢博士，早年留學法國，足跡遍及歐美各地。在這本書裏，作者憶述他所結識的一些外國朋友，通過他對這些外國朋友的印象，作者結合世局大事，向讀者提供多方面的經驗和國際知識。

本書除了其中有兩篇曾在七十年代月刊登載過以外，其餘各篇都是初次發表。

目錄

我的幾個越南朋友……………	一
在巴黎認識的阿拉伯同學……………	二
一個道道地地的美國人……………	一九
反戰的牧師……………	二四
一個美國世家子弟……………	三〇
兩個帶傷的黑人青年……………	三七
她不再寂寞……………	四三

想起勃郎德博士……………	四
「年雖邁而學愈勤」……………	五二
「近代外交史」名教授……………	五九
商務專員……………	六四
精神空虛的富商……………	六九
當了外交官的老同學……………	七三
平淡中庸的通訊員……………	七八
喜客的夫婦……………	八三
飽經憂患的年青技師……………	八九
老派人物N博士……………	九四
在海牙工作的丹麥朋友……………	一〇一

我的幾個越南朋友

我在童年時期見到的越南人，却並不是我所認為的朋友，他們是那時上海法租界裏的「巡捕」（警察）。

他們滿口黑牙，因為那時的越南人是以牙齒黑色為美觀的；穿的是一身黃布制服，小腿上打着綁腿，頭上戴着一頂「人」字形的帽子，手裏拿着一條警棍和一個螺旋鑽；他們的工作，主要是在用他的螺旋鑽來撬下稍一違背交通條理的黃包車（那時上海最通行的交通工具——人力車）的車牌，假如黃包車夫稍一抗拒或者跪下求情，他們就揮動他們的警棍，把車夫亂打一頓；車牌一撬到他們手裏，黑牙齒即露了出來，表示他們欺負弱者所得的勝利微笑。

我那時在上海法租界裏的通惠小學讀書，背着書包，看到了這種令人氣憤的情景，心中對於越南

人的印象，十分惡劣。比我大一點的同學們低聲的在罵他們爲「亡國奴」。

其實，四十多年前在上海「租界」裏居住的中國人，何嘗不是半個亡國奴呢？

那時上海的「公共租界」（簡稱英租界）和法租界，事實上完全是在外國人所謂「治外法權」（現在聽來是不是個古怪的專門名詞？）的統制之下。那時的英國和法國，殖民地的人口和面積比它們本土大上幾百倍，它們沒有足夠的人力來維持它們在殖民地上的警察力量，所以在上海的英租界裏，出現了一「紅頭阿三」（印度警察），法租界則出現了滿口黑牙的越南警察。

抗日戰爭爆發後，我即離開了上海，到大後方去工作。在昆明，我曾遇見了幾個越南朋友，其中一半是在滇越鐵路和法國領事館工作的，另一半是在昆明開設法國麵包店或飲食店的；他們多數會講一口很好的雲南話，只是在衣着和飲食方面，還保持一點他們越南人的方式和習慣。

一九四一年春，我從重慶經昆明搭滇越路去河內，在那裏住了一個多星期。

爲了想買一架瑞士製造的手提式打字機，我認識了一位叫阮文乃的越南朋友，打字機雖然沒有買成，我倆却一見如故，用法語交談了很久。放工後，阮君即駕了他的小汽車，伴我去參觀那時河內著名的遠東博物館和河內大學，我們還到風景美麗的劍湖去划船，船到湖中心後，阮君放下了槳，與我大談戰後新世界的憧憬和將來中越合作的必然性；我也坦白告訴他，我童年時代在上海法租界裏所見難忘的情形；他聽了大笑地說：大戰之後，越南決不會再是法蘭西帝國的殖民地了；同樣的，上海也

決不會再有法租界了，更不會再出現越南巡捕的。我認爲他的看法是對的。

他說他在中學畢業後，曾當過小學教師，後來被法國校長開除了，所以就開了那家代理瑞士打字機的公司。他的同學與朋友之中，有不少已被殖民地當局抓到北部灣裏許多小島上去，有的已避到廣西或雲南等中國境界裏去，可是還有不少仍留在越南，準備一俟時機成熟，即宣告獨立。

阮君還告訴我，殖民地上的法國官員、商人、礦場場主、膠園園主、工廠和大公司的老板以及在當地執業的醫生律師等等，大半都已成了活着而沒有生活目標的廢物，他們只知道爲他們自己打小算盤；他們只懂得貪污納賄、花天酒地的醉生夢死；他們對錢財和男女之間的事，胡作胡來，攪得在他們法國人之間，也有許多矛盾、裂痕與仇恨。他接着肯定的告訴我：「日本遲早要侵入並佔領這個印支半島的，那時的法國人，可就要現出胆怯、顛頑、無能和自私種種醜相來了！中國可不要相信巴黎的花言巧語！事實上，巴黎對河內，已經是鞭長莫及了。」

有一天的傍晚，阮君駕車來邀我去他家裏吃一頓完全越南式的晚餐。在他的住處，我遇見了他的妻子和他們的三個孩子，也遇到了早已與我談過的他的伯父。

阮君的伯父是一位深通漢文和法文的學者，他那時大約已有七十多歲了，白髮滿頭，可是精神很好。他先用漢文與我筆談，用的都是文言，我也只好用文言來作答。他問的大半是在抗戰中重慶和昆明的近況。他也問我對於「抗戰必勝、建國必成」他曾傳聞到的口號，我用筆坦白地告訴那位年逾古

稀、關心中國的越南老學者：「抗戰必勝，毫無疑問；建國必成，則將視執政者能否視聽民意矣！」老人家讀了我的答覆後即寫了六個大字：「但願否極泰來！」

晚飯前，那老人家又約我玩一下象棋。當我發現我將必勝之際，我即推說即將吃飯，這盤棋該是沒有勝負的和棋。

吃飯時，老人家改用法語微笑地對我說：「年輕人（我比他侄兒大約小十歲左右）！這種推說『和棋』的作風，就是標準的東方人作風：明明你可以勝的，你却要和。這種『客氣』『謙讓』，在西方是萬萬行不通的！我曾在法國住過好幾年，見過不少歐洲人，也讀過不少法文書。在西方的文化裏，『窮寇必追』，一定要追殺到全勝，我們文化裏所謂的『客氣』『謙讓』，西方人是不會懂的，他們只會把你當作傻瓜、弱者。西方人崇拜勝者，當然也崇拜『力量』；誰勝，誰就八面威風的坐在上面；誰敗，就跪下來做奴才；中國和越南，吃虧的就是太客氣、太謙讓了。對於西方人，我們必須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』。」講完了他最後一句話時，那老人家又停止了他那流利的法語，用中文在紙上寫出了那句中國的成語。

那時的他，似乎年輕了很多，語氣十分激昂。我猜他之所以一下子在餐桌上用法語爲我講這些道理，目的是在使他侄兒的一家人也完全聽得懂——他侄兒一家人是不懂漢文的。這大概是他老人家很多年來即想爲大家講一下的話，乘這個機會，才完全吐了出來。

當我從河內搭火車去西貢時，阮君又駕車來送我。他告訴我，老人家對我的印象很好，同時他送我一本法文小說，讓我在火車上閱讀。

在他把那本包好了的書本交給我時，突然出現了一個法國警官，要我把這包東西在他面前打開來看，我猶豫了一下，阮君却馬上用法語對我說：「讓他看好了。」我把皮包子撕開，原來是一本一位越南作家用法文寫的、最近出版的言情小說。書名是：「河內，心上的一站」(Hanoi, escale du coeur)。這是一本那時在越南很流行的法文小說；法國警官翻了一下，也即無言地走開去了。

在西貢，我先認識了河內阮君爲我介紹的他的代理陳君，接着陳君又爲我介紹了一批他的同學和朋友。在這許多越南朋友中，阮君與陳君似乎與我最接近。

我在西貢也只住了四個多月，回到成都後，由於太平洋戰事的爆發和日軍進佔全部法屬印支的關係，我與阮陳二君的通訊，也就完全中斷。

一九四八年春，我又回到了西貢，準備由西貢搭船去法國。那時的西貢，旅館都掛着「客滿」牌，住的都是各地調來的法國軍人、官僚和商人，我就應了陳君之邀，擠在他的家裏，早上起來，大家得排隊來上廁和盥洗，因爲他住的房子本來不大，現在又多添了好幾個孩子。

陳君原有的那家打字機公司，舖子仍在老地方，櫥窗裏的貨色，却已改爲當地出產的工藝品了。這是因爲大戰之後，機器和打字機一類的東西，廠方都是供不應求的關係，加上戰後又回來的法國殖

民地當局，對於外匯的控制又是甚嚴。所以陳君也不得不改行了。

陳君一見我即告訴我，河內的阮君一家人，都已參加了胡志明領導的獨立運動，來往信札十分不便，已有好幾個月沒有他們的消息了。他自己因為家庭負擔太重，最小的孩子才一歲多，生意又差，所以早把他的小汽車賣了，不過他也每月自動捐一點錢給在西貢的抗法獨立地下組織。

我在西貢住了十多天，即搭上了一艘法國輪船。同艙的是一個歐亞（法越）混血種的法國官員M君。據他說，他的父親是法國的貴族，那時在巴黎當上議員；他的母親，是越南皇室的後代，他自己是在河內出世，在河內上小學和中學，畢業後到巴黎「殖民地官員專修學院」（Ecole Coloniale，現在諒早已關門大吉了）讀了三年。先到非洲工作了將近八年，後來才被調到河內，當法屬越南總督的幕僚長（Chef du Cabinet）在日軍佔領印支半島後，他和他的同僚曾在集中營住了一個時期，這次是他大戰以來第一次回巴黎的旅行。

據這個年紀跟阮君相若的M君告訴我，在法屬的許多殖民地之中，只有越南實實在在會替法國賺了不少外匯。越南人比非洲人文化水平高，又比他們勤儉，那裏又有大量的煤、米、樹膠和熱帶木材，所以所有的殖民地官員，都想調去越南。法屬非洲的許多殖民地，除了北非三邦外，其餘的都還未開發，每年都要巴黎賠錢來維持，殖民地官員都怕去這些地區。要不是爲了想與英國爭雄，要不是爲了全球性的戰略關係，法國不該要這些中非、西非殖民地。

M君的身材和面貌，完全像一個越南人，只是他的眼球有點淡灰色，胸部長的毛比普通越南人多一些而已。他說他的越南話是十分標準的，簡直可以冒充河內人。他的越南同學和朋友很多，所以他也很了解越南人的心理。有次他很正經的對我說：「越南遲早免不了有一場血戰，這將是一場『獨立』對『反獨立』的慘烈戰爭；這是因為越南這塊地區太富、太肥的緣故，法國一定不肯隨便放棄的，加上在越南人之中，也有不少已經爬到上面、想入或者已經入了法國籍的，他們當然也反對獨立的。這些人之中，有的很卑鄙，好像他們寧願做法國人家的一隻狗，也不願做一個越南的平民！」

M君說的「獨立」對「反獨立」的戰爭後來果然真的爆發了。要是沒有奠邊府一場決定性的壯烈戰役，法國可能會被越南戰爭「拖」到流血血盡而「死」的，因為從一九四八到一九五五年間，我一直都在巴黎工讀，我當時親耳聽到法國民間輿論因這場戰爭而對立，我也親眼見到政潮的此起彼伏、政府和內閣的更換變成了家常便飯，法郎價值的每況愈下，聖西爾（St-Cyr）軍校畢業生一屆一屆的幾乎完全死在越南戰場上的事實。

在這段時期內，河內的阮君已無法與我通信了，西貢的陳君却幾乎每星期都有信來。他知道巴黎與西貢之間的信件被檢查得很嚴，所以用的字句，往往都有雙關意義的，我讀了心裏明白。從他的信裏，我也早已看出法國最後只有撤出的一個辦法。

我在巴黎工讀的時期中，又認識了不少越南同學和朋友，我覺得他們一般的比我歐化，其中有些

很愛好並羨慕法國人的生活，甚至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去摹倣他們；有些和法國人結婚，打算老死在法國；不過也有不少是在爲着他們祖國的獨立與人爭辯打架的；也有些在出錢出力，參加秘密活動，奔走於歐洲各國之間，尤其是在法國與瑞士之間；其中有幾個被法國特務抓了起來，有兩個因體質較弱過度辛勞而病死。根據這批越南朋友在法國的生活、活動和遭遇，該也可以寫一二本可歌可泣的小說。我想他們的同志，一定有一天會寫出來的。越南人之中，筆頭好的不乏其人。

一九五六年春，我到曼谷去工作，在那裏就了將近六年。有一天，忽然有三個巴黎同學的越南朋友來找我；我一見他們，即看出他們已經昇官發財了，他們事實上已當了南越吳庭艷總理手下的大官。他們以前在巴黎時原是左右逢源的騎牆派，讀書的成績都還不差，有時也會爲了越南的獨立而跟法國人吵吵嘴的，想不到他們竟然也情願跟吳庭艷當差了。我爲了一盡地主之誼起見，請他們到一家曼谷著名的法國餐館去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。

那一晚的曼谷，正是風雨交加、略有涼意的天氣，他們飲了不少酒，接着即坐上了我的老爺車去曼谷郊外觀光。

在風雨交加的曼谷街上駕車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我開了大燈往郊外的公路上駛去，他們却忽然高聲合唱起一首雄壯的歌曲來了。在接連唱了幾遍之後，他們突然停下來問我：可知道這首歌？我說不知。他們即告訴我，這是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國國歌！我問他們怎樣學來的，他們說這是所

有越南人都會唱的。我問：「你們是越南政府吳庭艷手下的心腹大員，怎樣唱起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歌來？」他們反問：「越南只有一個，誰能把她分成兩個？」

接着他們之中一個又在大風雨的車上對我說：「聽說奠邊府已蓋了一個博物館，陳列着那場大戰的戰利品和當時作戰過程的詳細說明。老潘！你可知道？奠邊府就是我們『越南精神』的象徵，我們都希望有一天去參觀那個博物館。老潘！你是我們越南人的朋友，你也該去看看！」

我聽了起初以為他們在做戲，想試探我的思想和看我究竟站在哪一邊？後來一想，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是越南人，也從未想到西貢去住過；我們在巴黎時大家也曾無所不談的，這是那些酒的關係，他們倒是在酒後說他們的「心裏話」。第二天他們再來看我時，也證明這個事實，因為他們曾坦白地告訴我，吳庭艷這個人很難與他相處，他只是在爲他的一個家庭打算，吳庭艷政府的成立，是老美騙人的把戲，跟法國的捧出保大來並無相異之處，他們三人打算又要回法國去了！

自從他們離開曼谷之後，吳庭艷終於被他的部下軍人鎗殺了，我與那三位越南朋友，也始終沒有通過一封信；只是從其他的朋友方面知道，他們的確又在巴黎當寓公了。

西貢的陳君，自從那次美國人主謀的軍人政變之後，也一直沒有來信，雖然我曾去了好幾封信。我對他的認識和愛好，遠比對那三位酒後高歌的深，我猜陳君也可能跟阮君在一起了。

最近看到越南即將停戰的消息（除非尼克遜總統再來甚麼新的花招，不過最終也還是逃不過讓越

南獨立的一關的)，我不禁想起了阮陳二君和阮君的伯父，我也想起了其他的越南朋友，但願他們的祖國，在經過二場對法對美的獨立戰爭之後，在寫下這樣一頁悲壯的獨立革命史之後，終於獲得了永久的和平與真正的獨立。

阮君和陳君，倘若能看到這篇東西，他們一定會看出這就是老潘寫的。的確，我們相識了也已三十一年了！世界可變得不少、不慢呀！我在懷念那些生活有正確目標的朋友。

一九七二·十·卅一·燈下

在巴黎認識的阿拉伯同學

我所有的阿拉伯朋友，都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後才認識的。那時我在巴黎的聖奇育街 Rue Saint-Guillaume 的政治學院讀書，讀「國際關係」系。這個巴黎政治學院是個歷史悠久的學院，法國政治上的名人和高級行政官員以及派到國外來的大使或參贊等，大半是在這個學院讀過兩三年的；巴黎的大學生，往往喜歡用街名來代替他們的學院，所以當一個法國外交官在某地與他同學相識後，當他們要說明彼此是前後同學時，他們往往只說曾在聖奇育街呆過幾年，而不必說出政治學院這個名稱的。同樣地，法國最有名巴黎高級師範學院，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是在于爾門街 Rue d'Ulm，大家也簡稱它于爾門街。

那時這個學院的一年級是預備班，專給法國中學會考及格而想專修政經的學生而設的；二年級和